

“文学进军” 擂台  
征文 第十季

时间从来不语

何小琼

年轻时喜欢读书,如今更喜欢读书。余光中、季羡林、老舍、丰子恺、汪曾祺……年轻时心情有些浮躁,读书有点急,如今读书,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,云淡风轻的心境,更适合读书了。阳春三月,阴雨连绵,新购一本《生活哪能都如意,万事只求半称心》,越看越喜欢,有安稳妥帖的感觉。

封面极其简约。恬静的桔红色的枇杷,那生动的枝叶栩栩如生,一只优雅的桔红色的猫,端庄地仰望着,宁静中带着几分俏皮。然后封面再没有一点装饰。这一刻,时间仿佛是静止的,旁边配了一行字:“人生海海,不过尔尔,允许一切发生!”止不住有了无限遐想。昨天发生的,今天发生的,将来又会发生什么?有人说,你所期许的,得到的会是相反。

老公早上醒来,说梦到过世的公公和婆婆了。说他两位老人家,这么老了还闲不住,还坚持要出门干活。我问,他们要去干什么?他回说不记得了。时间从来不言不语,却可以记录着曾经发生的一切。而我眼前这本书,有一个章节的题目就是:时间从来不语,却回答了所有问题。有些事情,有些人,不用言语,就做了,还有记住了的。

公公身形高大威武,在世时,天天一大早出门。提着鸟笼,里面两只婉转歌唱的鸟儿,公公在晨光中惬意地去溜鸟。婆婆手脚最麻利,经营着自家客栈,事事亲力亲为,不辞劳苦。劝她请人算了,何必自己辛劳。婆婆说习惯了,一直坚持着。从中年开始经营客栈,到白发满头,数十年的时间,直到倒下那天。

时间从来不用言语,用现实来回



父亲「钓」春分

马海霞

春分是农耕的重要时节,古谚有,“惊蛰到春分,下种莫放松”“春分麦起身,一刻值千金”“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”,江南地区,春分的一个重要习俗是犒劳耕牛,人们用糯米团喂耕牛,犒赏其日复一日的勤恳劳作。

我生长在农村,旧时我们老家耕地没有耕牛,都是人工耕地,春分之前,农人们已经开始了春耕。春分平分春天,在这一天做点好吃的犒劳一下出牛力的农人,好有力气继续干活。这个时节,地里野菜肥硕,鲜香回甘的野菜摘一篮子,回家洗净后焯水,过凉,留其翠色,去其苦味,可以凉拌,也可加入鸡蛋液搅拌后油煎成菜饼,或制成馅包饺子。

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完饭再配一壶鲜蒲公英和花茶混煮的茶水,劳作的辛苦便荡然无存了。

我6岁时的春天,我爸说,我也能帮家里干活了,为犒劳我,春分那天,休息半天,要带我去河湾里钓鱼。邻居二大爷前几天就是去那里钓鱼,钓了好几条草鱼呢。我爸说,等他钓了鱼,就给我用春菜和鱼肉做“春汤”。

春分这天,我兴高采烈地跟着我爸上山了,到了河湾边,我爸拿出向二大爷借来的鱼竿和鱼饵开始钓鱼,我则安静地坐在一旁等待,等呀等,等到我都困了,我爸也没钓上一条鱼。我实在坐不住了,便到山上看花,山上的桃花、梨花还有杏花都开了,我折了一大捧春花,返回河湾时,天快黑了,我爸依然一无所获,爷俩只好败兴而归。鱼没钓到,馋虫倒是被我爸钓上



答所有的问题。走过的路、爬过的山、蹿过的水,遇过的险、受过的伤,都是人生留下的轨迹。伤口可以愈合,会留下清晰或者日渐模糊的痕迹,再受伤,再愈合再受伤。在无数次的循环中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。在得与失、输与赢中,去品味人生的奥妙。

这本心仪的书分三个章节,第一章小标题是:岁月款款来,我以从容相待。二:生活就是一半烟火,一半诗意。三是我最喜欢的:时间从来不语,却回答了所有问题。款款岁月,三餐四季。从青丝到白发,人间又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一生过得风平浪静也好,命运多舛也罢,若要活下去,就需要学会从容。生活离不开烟火,饱腹身暖才是本质。除了苟且还有远方,诗意人生看似水中月,镜中花,但只要心中有爱,眼里有光,哪里都是桃花源。走过一生,得到和失去永远不会平等。所历遍的到最后都有一个答案。时间不语,是让你自己悟出答案。

人生就像一本书,每个人都在用一生去翻阅它。但又跟书不一样,书籍阅读完了,什么时候都可以重新再来。人生这本书不行,流逝的时间不会倒流。所以,才极其珍贵。

喜欢书中的插图。有粉红浪漫的花海、有高墙大院的琉璃、有白雪皑皑的山峦、有绿叶浮萍、有碧波荡漾。概括了四季,美如花。从前说不急,来日方长。后来才知道,来日并不方长。眨眼间,母亲不在了,父亲老了,我也老了。纵然一切清晰如昨,却也再不复返。想从头再来,那时父母年轻,我还小。让时间把所有复原,让爱重头再来。

来了,路上想着春汤泡汤了,心里很是不爽。我爸也看出来,对我说,明天他去集市上买两斤鲜鱼,好好给我炖一锅鱼汤。

还要再等一晚上,真是度日如年。我噘着嘴儿,刚进胡同,就闻到二大爷家飘出了的鱼香味,我爸路过二大爷门口时,让我放轻脚步,别让二大爷听到他回来了,他怕二大爷笑话他一条鱼也没钓到。

等我们进了家门,我妈迎出来,看着水桶里装了一桶春花,便明白了,笑着对我爸说:“孩子他二大爷猜到你钓不到,刚差使他家孩子送来两条草鱼。”

这晚,没钓到鱼的我爸,亲自下厨做了一锅春汤。吃饭时,我爸喝了二两白酒,说起了酒话:“别看我钓鱼不是行家,那是因为我没时间钓,熟能生巧,我若花上你二大爷那些时间,肯定比他钓鱼技术高。”

我和我哥都偷笑,我爸真是爱面子呀。

我爸一生只钓过那一次鱼,现在想起来,农人春分时间做春汤犒劳自己,是舌尖上的奖励,作为地里刨食的我爸,他借做春汤之名钓鱼,也是为了寻一份惬意和娱乐。虽然没有钓到一条,但那个下午他是快乐愉悦的,钓在其中,也是一种休闲和放松。

小时候的我,只以成绩论英雄,对家长的评价亦是如此,我爸当年才30多岁,也有玩心呀。隔着几十年的光阴,我想起那个春分的下午,想对我爸补说一句,钓趣可嘉。

种桃

顾正龙

上小学三年级时,隔壁舅姥爷家的屋前栽了两棵桃树,一过惊蛰节气,天气转暖,两株树就竞相开满桃花,走过树下,有种淡淡的香萦绕鼻端。

这个时候,舅姥爷会搬来一张旧椅子,然后就那么静静地欣赏着眼前开放的桃花,从容而淡定。我则和小伙伴们在桃树底下嬉戏玩耍,特别是刮风或下雨的时候,我们奔跑穿梭在桃树间,不时抬起头来看那桃树,那上面有粉红色的花瓣飘落,轻轻拂在脸上,酥酥的、痒痒的。花瓣也仿佛和我们捉迷藏一样,撩拨着我们的脸庞,躲进我们的脖子里,贴到我们的鞋面上。落英缤纷,地上薄薄的一层花瓣,仿佛是一张绣了花朵的锦被。有风的时候,桃花伴随着风儿洋洋洒洒地飘,时左时右,忽上忽下,我们边跑边伸出手,试图抓住这些季节里的精灵。舅姥爷看着我们嬉戏,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经不住我和妹妹的央求,父亲终于在一个初春买回了桃树苗,绿绿的,但是很瘦,以致我们担心它们是否能够成活。在屋后的宽敞地,一起动手种下,我们天天去看树苗的长势。春天气候适宜,雨水也适中,两棵树一节一节地拔高。尽管枝条尚显得瘦小,却也开出了几朵粉红的小花。桃花是三月的笑脸,开得热烈奔放,或掩面,或含苞,或怒放,无华贵气,也无凄清味、孤独感。

父亲说,来年你上中学,桃树就能结果了。孩子的记性总是特别好,到了五六月份,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执着地守在树下,看毛茸茸的小桃儿长出来了,长成鸽子蛋大小了,长成鸡蛋般大小了……嫩绿的桃树叶下,透过一缕缕光线,一个个青涩桃子依然裹着淡淡的一层绒毛,桃尖上一抹还没有完全渲染开去的红晕。孩子的性子总是很急,常常就着青涩的桃子囫圇咬上几口,一尝原来那么酸,又“呸呸呸”地吐了出来,惹得勤俭惯了的母亲直心疼。

后来院子拉起来了,桃树越长越大,枝桠也粗了许多,结的桃子压弯了树梢,有些竟然伸到了院子外面——这总会吸引三三两两的半大孩子有意无意地从院外经过,随手就摘下一个,再飞一般地跑开去。这时的母亲表现得很慷慨,不追不撵也不骂,嘴里说着:自家产的,吃几个无所谓。那时我才理解庄稼人的大度……就这样,年年夏天守望桃树,等待桃子的成熟,我也和桃树一起成长。

前些天回老家,远远地就望见那两株桃树依然倔强地立在那里,经历着岁月风雨的侵袭,不悲不喜。年迈的父亲见我如同痴了一般,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只有播种,再加上细心经营,才会有来年的收获。”我默默地地点点头。